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我自七八岁就为家里做点事，早上捡猪粪，下午放学打猪菜，常跟月光或星星一道回家。这种经历直到上高中，寄宿在学校才停下。当时并不觉得苦，周围的孩子都差不多，但有件事挺纳闷，昨天我还问老娘，当日到处是水，你就不怕我打猪菜玩水被淹死吗？娘答，怕有什么用，人要吃饭啊。我就说了三次落水的事。娘说，我只晓得一次，还有三次呀，怎么不早讲？我笑着说，讲了要挨打嘛。跟说邻家故事一样。

有一次，几个孩子一道去打猪菜。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玩的，我们玩的是那种罚跪游戏，在地上竖一块砖，然后在四五米远画一条线，大家依次拿石头投掷，谁先把砖砸倒，其余人就被罚跪，直到下局开始。那真太好玩了，我们忘了时间，直到天黑，我才发觉篮子还是空空的。这是性质极为严重的事，我就琢磨着怎么把篮子装满，于是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冒险。

那时我每天早上捡猪粪，抱着围堤找，我发现隔壁老闸队有个房子是

住在昭苏高原的时候，白天时间短，夏天每天只上7个小时的班。下班后的时间过于充足——小镇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又不会成天待在屋里，就出门散步。

初夏喜欢去东边的矮山，野薄荷在石缝间、在草丛里、在牛马的蹄子下、在沿着雪水融化的黑土地上生长，散发着异乡的风情——那确实是异乡的，我老家的薄荷不是这般模样：细小的叶子对生，一簇挨着一簇，等到夏末，就开同样是一簇一簇紫色的细碎微花，散发着迷离梦幻的馨香。

在山上远望，每一条光洁的水泥路都通往农田，每一条路两边都是瘦长光洁拥挤的杨树。那些杨树挤挤挨挨，每一棵都直立向上生长，好像终其一生都要探出头去往更高的天空中瞭望。杨树叶子小而密，被风吹翻的叶片泛着银白的光，像不知道什么花开在树梢。而四面都是遥远的雪山。雪山下，草原舒展，羊群点缀其上，河水蜿蜒——冰凉的雪水从遥远的山巅落下来。澄澈的蓝天下，一万亩油菜花盛开了，八千亩香紫苏盛开了，一千亩向日葵也盛开了。

天空蓝得像是另有一个幽蓝而明亮的星球在关注、拥抱着我们。向日葵明艳的黄，不同于油菜花拥挤而娇嫩的黄，一朵朵向日葵像一个个痴情骄傲又倔强的少女，站立在一望无际

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的“文化班头”，宦宦之余，曾以诗文名重一时，号称“当代文章伯”。他在明末官至礼部右侍郎，在南明福王时为礼部尚书，降清后又当了六个月的礼部右侍郎。晚年恬然自号“逸民”，又署所居为“逸老堂”，并于手杖上刻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为自己的变节和宦海浮沉宽解。时人有瞧不起钱谦益的，乃署一联于其“逸老堂”云：“逸居无教则近；老而不死是为。”此联首嵌“逸老”，句末隐字。上联骂他是“禽兽”，语出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“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”下联骂他是“贼”，语出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老而不死是为贼。”

关于钱谦益，清陈康祺在《郎潜纪闻三笔》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“国初，黄叶道人潘班，尝与一林下巨

冒险

颓败的，长期没住人，周围长满了蒿草野菜。我问娘是怎么回事。她答，是麻风病人的家，你不要去边上。

此前可能有一二年，有消息说，隔壁老闸队出了麻风病，兄弟二人都被染上，大队就强制送他们到铜陵一个医院。据说去的时候，他们是被放在小船上，由一只大船拖着。麻风病在当时是一件恐怖的事，跟后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得一比，大家都躲闪不及，实在绕不开，就站在上风口说话。兄弟俩被送走后，家里老娘和一个妹妹也受不了周围人的疏远和鄙视，只好搬到外地生活，这个家就慢慢颓废了，没人敢接近，也不敢动一片瓦。

何以得了麻风病呢？我后来问。村上没一个能回答，只有启春母舅是木匠，吃百家饭，能说个大概。大体是，洲头常有江西放排人停靠休息，补充食物。放排是从山上砍下树木，编

黄昏的向日葵

的蓝天下，一直蔓延到遥远的雪山脚下，越来越小的葵花像约好了似的，渐渐隐去形状、笑声和身影，只余一点淡淡的黄，只余一缕淡淡的绿，夹杂在棕色的秸秆上。

高原黄昏，凉爽宜人，散步的人们对这种晚景司空见惯，只有我像个城里人似的没见过此种世面。

安房直子写过一名为《黄昏的向日葵》的童话故事。一朵向日葵爱上了每天从她身旁跑过的少年。因为过于执着，她变成了穿着鲜艳的黄衣服、戴着宽沿帽子、嘴唇闪闪发光的少女，在少年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指引着少年藏到一艘废弃的旧船里，并将追赶少年的人指向了另外的地方。夏日炎炎，晚风逐渐清凉，向日葵变成了女孩是向日葵的一个梦，还是向日葵真的就变成过一个穿着鲜艳黄衣服的女孩，就连向日葵自己也不知道。总之空荡荡的船里不见了躲藏的少年，夏天也结束了，向日葵呢？蔫了，枯萎了。

这是一个读来令我久久难忘又恍惚不安的故事，穿着艳黄衣服的向日葵女孩羞涩的心事，如昭苏夏日高远而幽蓝的夜空中蓝莹莹清冷冷的星星，在无尽的夜晚闪烁，忽隐又忽现。

老而不死是为

公连坐，屡呼巨公为兄。巨公怒且笑曰：“老夫今七十余矣。”时潘已被酒，昂首曰：“兄前朝年岁，当与前朝人序齿，不应阑入本朝。若本朝年岁，则仆以顺治二年生，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，仅差十余月耳。唐诗曰：与君行年较一岁。称兄自是古礼，君何过责耶？”满座为之咋舌。”文中的“林下巨公”，也即隐居的大人物，指的就是这位“明降臣礼部尚书常熟钱谦益也”。钱谦益面对后生潘班的揶揄和不敬，以其文坛泰斗之尊，竟为之气夺，无可奈何。他在变节之前的那62年岁月，诚如潘班所刻薄的，可算是白活了。

清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载有钱谦益

成一个个木排，再由人驾驭，顺水送往下江。那是一个经常死人的活，一般人不敢干，但麻风病人除外，因为凡俗世界所不容，他们只好躲到江上偷生。老闸队这对兄弟原是住在洲头，接待过那些放排的人，可能一个后生还跟他们寡居的母亲有亲密的关系。后来洲头坍塌得厉害，便移居到我家三四里远。

江上放排我小时候常见，一个个木排顶着简陋的草棚，贴着波浪向下飞奔，有几个裸露的汉子拿着长篙，拍打着水面，齐声唱着嗨呀嗨呀的船号子，那是一件多么飘逸的事，不想竟埋着这些另类的故事。

那晚我是被逼急了，也可能是糊涂人胆大，居然摸到那麻风病人的家，偷割了前后的野蒿。当时是怎么去割的，割了多少，又是怎么回家的，我已不能回忆，可能是紧张的，但有一点我一直记得，此后有很多天里，我常跑去偷看我猪圈，看猪是否得病了，过了好长时间，心才踏实些。我没有想到自己是否患病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
小时候村里有人家在玉米地旁稀疏地种几棵向日葵，高高的艳丽葵花伸出碧绿的青纱帐。上学路上，远远就能望见“秀于林”的那几株向日葵，心里不停念叨：哼！等你结籽就去偷来！然而，也不过是心里想一想，路上看一看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几朵向日葵从小圆笑脸变成大圆笑脸，再枯萎了黄色的花瓣，饱满了圆盘，再悄悄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在日渐饱满的玉米中间兀自摇晃——一定有人偷走了其中的一个花盘甚至所有的花盘。

一直惦记着等到向日葵成熟的时候去地里偷几个回来，同事们笑话我：这也值得用个“偷”字！你去拉一车，也没人拦你。

当然，这不是我们吃瓜子的食葵，不是小时候摇曳在玉米田中的向日葵，而是制油的油葵。夏天从乌鲁木齐乘坐火车到伊宁，路旁就有一片连着一片的油葵在火车的行进中缓慢后退。也有在一大片碧绿的田地中忽而亭亭的几棵、几十棵笑脸——那是去年的油葵地。

“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，唯有葵花向日倾。”伏天里读司马光《客中初夏》，有种莫名的清爽，仿佛夏天还未到来，仿佛春之余韵犹存。就在余韵犹存中，盛开的向日葵花田渐渐远去，整个夏天也渐渐远去了。

当年向豫王（多铎）输诚时，所呈奉的一份礼单，贡品计有：“鎏金银壶一具、法琅银壶一具、蟠龙玉杯一进、宋制玉杯一进、天鹿犀杯一进、夔龙犀杯一进、葵花犀杯一进、芙蓉犀杯一进、法琅鼎杯一进、文王鼎杯一进、法琅鹤杯一对、银镶鹤杯一对、宣德宫扇十柄、真金川扇十柄、弋阳金扇十柄、弋奇金扇十柄、百子宫扇十柄、真金杭扇十柄、真金苏扇四十柄、银镶象箸十双”。书中还记录了一个细节：“是日钱公捧帖入府，叩首拜下，致词于王前。王为色动，礼接甚欢。”钱谦益任职明王朝时，曾自署一联云：“君恩深似海；臣节重如山。”及至降清，有卑薄其为人者，因各续一字于联尾云：“君恩深似海矣；臣节重如山乎？”想摇尾乞怜的钱谦益，无论何等“博通经籍”，肯定也被问得瞪目结舌、狼狈不堪。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